

不「伟大」的母亲，万岁！

何春蕤

母亲节的时候总要玩一个单向的身分认同游戏。由每一个人，做为儿女的情感需要出发，召唤天下的母亲就位，以便接受感恩。

这种单向的情感讴歌营造出一股强大的压力，让那些没有活出伟大母亲形象，甚至没有尽到母亲义务，因而愧对接受感恩的母亲们，饱受罪恶感和羞愧的煎熬。

她们可能是生而不养，热中于追求自己喜欢的自在生活的享乐母亲；她们可能是抛夫弃儿，追寻新的爱情与性欲经验的贞不贞母亲；她们可能是与丈夫不和，不愿忍受欺凌而丢下儿女的逃家母亲；她们可能是不喜打理家务，也想不到别的人生出路的自弃母亲；她们可能是太过压抑，无法纾解郁闷的虐儿母亲；她们甚至可能是不肯「体验生养的喜悦和痛苦」，拒绝生儿育女的母亲。

不管是哪一种「不尽职」的母亲，在母亲节的光环照耀之下，她们感受到的是来自单一身分角色的压抑。

其实，她们同时还是期望掌握自己生命的独立个人，是有理想的画家、小说家，是憧憬惊心动魄爱情的女人，是爱打扮爱幻想的做梦人，是想有专业有经济能力的自立者，是向往环游世界的探险

者，是爱吃夜市不想烧饭的游荡者，是被迫接受条件还可以但是情感不怎么样的婚姻无趣者。

可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冲动和需要，这些情欲波动的模式和身分认同，是不会被「母亲」的单一自我牺牲自我压抑之形象包容的，即使是打破成规的单亲母亲或未婚妈妈，或是逐渐浮现的同性恋妈妈，也必在「母亲」的角色上尽忠职守才会被社会接受。

于是，我们讶异的发现，愈是歌颂某个社会身分的伟大，愈是肯定感恩某个社会身分的「特殊贡献」，我们就愈是使用单一的形象和尺度来期望这个原本复杂矛盾的个人。

正是因为母亲的理想形象暗暗扣合父权逻辑，那些不为子女牺牲奉献的母亲才遭人批评，那些不好好料理家务烹调饭菜的母亲才被人不齿，那些追求自身快乐和满足的母亲才受人唾弃。在「母亲」这个单一身分的尺度上，凡是不合格（不合父权逻辑）的母亲都要被惩处被放逐。

出于儿女位置考量的母亲形象因此是对做母亲的压抑。它否定了做母亲的个人还有其他身分及其需要。

所以，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懒母亲是在什么样的压抑生活中退缩为自保的低能量过活，我们的坏母亲是在什么样的郁闷环境中变得易怒烦躁，我们不安于室的母亲享受过什么样单调无趣的性爱情欲生活。

让我们想想这些母亲是如何辛苦的、挣扎的活在身分认同的复杂矛盾中，也让我们歌颂那些敢于实现自我，敢于不为子女抹煞自我的母亲吧！

在庆祝母亲节的今天，让我们也高呼：懒母亲万岁！坏母亲万岁！不贞的母亲万岁！离家出走的母亲万岁！因为，这些不伦的母亲正是由父权体制为母亲规画的轨道中逃逸的伟大母亲！